

初，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，卦成，曰：“建元之末丘山傾，長順之初子凋零。”及康帝即位，將改元爲建元，或謂庾冰曰：“子忘郭生之言邪？丘山上名，此號不宜用。”冰撫心嘆恨。及帝崩，何充改元爲永和，庾翼嘆曰：“天道精微，乃當如是。長順者，永和也，吾庸得免乎！”其年翼卒。冰又令筮其後嗣，卦成，曰：“卿諸子并當貴盛，然有白龍者，凶徵至矣。若墓碑生金，庾氏之大忌也。”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，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，莫知所由來，其妾秘愛之，不令蘊知。狗轉長大，蘊入，見狗眉眼分明，又身至長而弱，異於常狗，蘊甚怪之。將出，共視在衆人前，忽失所在。蘊慨然曰：“殆白龍乎！庾氏禍至矣。”又墓碑生金。俄而爲桓溫所滅，終如其言。璞之占驗，皆如此類也。

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，名爲《洞林》。又抄京、費諸家要最，更撰《新林》十篇、《卜韻》一篇。注釋《爾雅》，別爲《音義》、《圖譜》。又注《三蒼》、《方言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山海經》及《楚辭》、《子虛》、《上林賦》數十萬言，皆傳於世。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。子鷲，官至臨賀太守。

### 葛洪

葛洪字稚川，丹楊句容人也。祖系，吳大鴻臚。父悌，吳平後入晉，爲邵陵太守。洪少好學，家貧，躬自伐薪以買紙筆，夜輒寫書誦習，遂以儒學知名。性寡欲，無所愛玩，不知棋局幾道，擗蒲齒名。爲人木訥，不好榮利，閉門却掃，未嘗交游。於餘杭山見何幼道、郭文舉，目

當初，庾翼年幼時曾經讓郭璞占卜公家和自己的命運，卦成之後，郭璞說：“建元之末丘山傾，長順之初子凋零。”到了康帝即位，將改年號爲建元，有人對庾冰說：“你忘了郭璞的話了？丘山傾那句話，不宜用這個年號。”庾冰撫心感嘆，遺憾不止。到了康帝逝世，何充改元爲永和，庾翼又感嘆道：“天道精微，竟到了這種程度。長順者，永和也，我豈能免災！”這一年庾翼去世。庾冰又讓郭璞爲他的子孫占卜，卦成後，郭璞說：“你的兒子都會富貴，但出現白龍的話，凶徵就來了。如果墓碑上生金，那是庾氏的大忌。”後來庾冰的兒子庾蘊任廣州刺史，妾的房間裏忽然出現一隻新生的小白狗，沒有人知道狗從何而來，庾蘊的妾私下寵愛這隻小狗，不讓庾蘊知道。狗轉眼長大，庾蘊進入妾的房間，見這隻狗眉眼分明，體態長而弱，與普通的狗不同，庾蘊覺得很奇怪。帶着出門，人們都見了，却忽然消失。庾蘊感慨說：“這就是白龍吧！庾氏的災禍臨頭了。”墓碑也生了金。不久庾氏被桓溫所滅，最終應驗了郭璞的卜言。郭璞占卜靈驗，都類似這樣。

郭璞將先後占卜應驗的六十餘事撰寫成書，名爲《洞林》。又抄錄京、費諸家要義，改撰成《新林》十篇、《卜韻》一篇。注釋《爾雅》，另作《音義》、《圖譜》。又注《三蒼》、《方言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山海經》及《楚辭》、《子虛》、《上林賦》數十萬字，都流傳於世。創作的詩賦誄頌也有數萬字。其子郭鷲，官至臨賀太守。

葛洪字稚川，丹楊句容人。祖父葛系，吳大鴻臚。父葛悌，吳被滅後入晉，任邵陵太守。葛洪年少時好學，因家中貧困，自己砍柴買回紙筆，夜晚常抄寫誦習，便以儒學知名。生性寡欲，沒有特別的嗜好，不懂得下棋擲骰等遊戲方法。爲人樸實而不善辭令，不貪求虛名浮利，閉門自掃門庭，不與人交往。於餘杭山見到何幼道、郭文舉，彼此注視而已，都沒有說話。有時

擊而已，各無所言。時或尋書問義，不遠數千里崎嶇跋涉，期於必得，遂究覽典籍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。從祖父葛玄，吳時學道得仙，號曰葛仙公，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。洪就隱學，悉得其法焉。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。玄亦內學，逆占將來，見洪深重之，以女妻洪。洪傳玄業，兼綜練醫術，凡所著撰，皆精核是非，而才章富贍。

太安中，石冰作亂，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，與周玘等起兵討之，祕檄洪為將兵都尉，攻冰別部，破之，遷伏波將軍。冰平，洪不論功賞，徑至洛陽，欲搜求奇異書以廣其學。

洪見天下已亂，欲避地南土，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。及含遇害，遂停南土多年，征鎮檄命一無所就。後還鄉里，禮辟皆不赴。元帝為丞相，辟為掾。以平賊功，賜爵關內侯。咸和初，司徒導召補州主簿，轉司徒掾，遷諮議參軍。干寶深相親友，薦洪才堪國史，選為散騎常侍，領大著作，洪固辭不就。以年老，欲煉丹以祈遐壽，聞交阯出丹，求為句屨令。帝以洪資高，不許。洪曰：“非欲為榮，以有丹耳。”帝從之。洪遂將子侄俱行。至廣州，刺史鄧嶽留不聽去，洪乃止羅浮山煉丹。嶽表補東官太守，又辭不就。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。在山積年，優游閑養，著述不輟。其自序曰：

洪體乏進趣之才，偶好無為之業。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，聘足則能追風躡景，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，藏逸迹於跛驢之

為了尋書問義，不遠千里崎嶇跋涉，期望求得真知，又博覽典籍，尤其喜好神仙的導養之法。從祖父葛玄，吳時學道得仙，號曰葛仙公，把他的煉丹秘術傳授給弟子鄭隱。葛洪師從鄭隱，掌握了煉丹之術。後來又師從南海太守上黨人鮑玄。鮑玄也熟悉導養之學，占卜未來之事，見到葛洪後十分器重，把女兒嫁給葛洪。葛洪繼承了鮑玄之業，又博習醫術，他撰寫的文章，都仔細核對是非，而文章才華橫溢。

太安年間，石冰作亂，吳興太守顧祕任義軍都督，與周玘等人起兵討伐石冰，顧祕傳檄徵召葛洪任將兵都尉，攻擊石冰別部，葛洪擊敗了亂軍，升為伏波將軍。石冰被平定後，葛洪不願功賞之事，直接到了洛陽，希望搜求奇書以使自己學識廣博。

葛洪見天下已亂，想躲避到南方去，於是擔任了廣州刺史嵇含的參軍。嵇含遇害後，葛洪又在南方停留多年，來自軍事將領的徵召檄命他全都没有接受赴任。後來返還鄉里，以禮徵召也都不前往。元帝任丞相，起用他為掾。因平定賊兵之功，賜爵號關內侯。咸和初年，司徒王導召葛洪補任州主簿，轉任司徒掾，升任諮議參軍。干寶與葛洪關係十分親密友好，推薦稱葛洪才能勝任國史，葛洪被選作散騎常侍，兼任大著作，葛洪堅決推辭不就任。因年事已高，想煉丹以求得長壽，聽說交阯出丹，請求擔任句屨令。帝因葛洪資歷高，沒有應許。葛洪說：“我不是想得到富貴，因為那裏有丹而已。”元帝同意了他的請求。葛洪便帶領子侄前往。到達廣州後，刺史鄧嶽挽留他們不讓離開，葛洪便留居羅浮山煉丹。鄧嶽上表以葛洪補任東官太守，葛洪又推辭不接受。鄧嶽以葛洪哥哥之子葛望任記室參軍。葛洪在山中多年，悠閒靜養，勤奮著書。書中自序說：

洪自身缺乏進取之才，偶然喜好無為之業。即令奮飛能登雲霄，疾行能追風逐影，我尚且想在鷦鷯之群中收斂強勁的羽翼，在跛驢之伍裏掩藏輕逸的足跡，更何況大自然

伍，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，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？自卜者審，不能者止，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，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；飾媼母之篤陋，求媒陽之美談；推沙礫之賤質，索千金於和肆哉！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，近才所以躓礙也；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，秦人所以斷筋也。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，而志安乎窮圯之域；藜藿有八珍之甘，蓬蓽有藻稅之樂也。故權貴之家，雖咫尺弗從也；知道之士，雖艱遠必造也。考覽奇書，既不少矣，率多隱語，難可卒解，自非至精不能尋究，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。

道士弘博洽聞者寡，而意斷妄說者衆。至於時有好事者，欲有所修爲，倉卒不知所從，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路。今爲此書，粗舉長生之理。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，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，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。豈謂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，聊論其所先覺者耳。世儒徒知服膺周、孔，莫信神仙之書，不但大而笑之，又將謗毀真正。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，名曰《內篇》，其餘駁難通釋，名曰《外篇》，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。雖不足藏諸名山，且欲緘之金匱，以示識者。

自號抱朴子，因以名書。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，移檄章表三十卷，神仙、良吏、隱逸、集異等傳各十卷，又抄《五經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、百家之言、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，《金匱藥方》一百卷，《肘後要急方》四

賦予我尋常無奇的短羽，造物主給我遲緩笨拙的雙足呢？能够卜知自己的人，行爲審慎，明知力所不及之事不做，又豈敢勉勵蒼蠅去仰慕衝天之舉，鞭策跛鱉去追逐飛兔之迹；豈能巧飾奇醜無比的媼母，去求取媒人的美譽；力推質賤價廉的沙礫，去索要玉店的重金呢！以矮人之步而企圖追及夸父之足迹，才識淺陋之人所以顛仆難行；以要離之羸弱却強赴扛鼎之勢，秦人所以難免失敗啊。因此不奢望於榮華之途，而安心志於困厄之境；粗劣的飯菜有八珍之美，窮人的房子有雕彩之樂。權貴之家，縱然近在咫尺也不願趨附；明理之士，即便道遠路險也必去拜訪。研讀奇書，已經不少，諸多隱語，難以確解，若非至精之人不能探究，若非極勤之士不能洞察。

道士學識廣博者少，而臆斷妄說者多。至於不時有好事者，希望有所修煉作爲，倉促不知何所依從，而意之所疑又無處詢問。今撰此書，略論長生之理。其至爲精妙者不宜寫進書中，僅約略言之以示一面，希望得其要之人省覽此書能够得到啓發。豈敢說不明之理必能弄通弄懂，聊論自己先知之見而已。世間儒生惟知信服周、孔，無人相信神仙之書，不但自大而耻笑他們，而且詆毀正理。因此我所撰著的煉丹求仙之事，名曰《內篇》，其餘駁正通釋之篇，名曰《外篇》，內外共一百一十六篇。雖然不足以藏於名山，姑且收入金匱以供有識之士一覽。

葛洪自稱抱朴子，因而以“抱朴子”爲書名。其餘所著之書有碑誄詩賦百卷，移檄章表三十卷，神仙、良吏、隱逸、集異等傳各十卷，又抄寫《五經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百家之言、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，《金匱藥方》一百卷，《肘後要急方》四卷。

卷。

洪博聞深洽，江左絕倫。著述篇章富於班馬，又精辯玄曠，析理入微。後忽與嶽疏云：“當速行尋師，剋期便發。”嶽得疏，狼狽往別。而洪坐至日中，兀然若睡而卒，嶽至，遂不及見。時年八十一。視其顏色如生，體亦柔軟，舉尸入棺，甚輕，如空衣，世以爲尸解得仙云。

史臣曰：景純篤志緜緜，洽聞強記，在異書而畢綜，瞻往滯而成釋；情源秀逸，思業高奇；襲文雅於西朝，振辭鋒於南夏，爲中興才學之宗矣。夫語怪徵神，伎成則賤，前修貽訓，鄙乎茲道。景純之探策定數，考往知來，邁京管於前圖，軼梓竈於遐篆。而宦微於世，禮薄於時，區區然寄《客傲》以申懷，斯亦伎成之累也。若乃大塊流形，玄天賦命，吉凶修短，定乎自然。雖稽象或通，而厭勝難恃，稟之有在，必也無差，自可居常待終，頽心委運，何至銜刀被髮，遑遑於幽穢之間哉！晚抗忠言，無救王敦之逆；初慚智免，竟斃“山宗”之謀。仲尼所謂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，悲夫！稚川束髮從師，老而忘倦。紬奇册府，總百代之遺編；紀化仙都，窮九丹之秘術。謝浮榮而捐雜藝，賤尺寶而貴分陰，游德栖真，超然事外。全生之道，其最優乎！

贊曰：景純通秀，夙振宏材。沈研鳥册，洞曉龜枚。匪寧國釁，坐致身災。稚川優洽，貧而樂道。載範斯文，永傳洪藻。

葛洪的見聞精深廣博，江東無人可比。著述的篇章超過班固和馬融，而且思辯玄奧，析理精微。後葛洪忽然發信給鄧嶽說：“我想遠行尋師，定期即行。”鄧嶽收到此信，匆匆前往告別。而葛洪端坐直至正午時分，突然如安睡般死去，鄧嶽趕到時，已未及一見。當年葛洪八十一歲。死時面色如同在世之人，身體亦柔軟，抬起尸體殮入棺內時，尸體很輕，如同空有其表，世人認爲徒留其形骸而升仙。

史臣曰：景純情繫書卷，博聞強記，收集綜合了不同書籍的見解，大量解釋了以往難解的問題；飄逸灑脫，思辯高超奇特；承襲行文清雅於西朝，措辭鋒利於南夏，是中興才學人士之首。談論怪異徵問於神，是世人視作輕賤的技能，前賢遺訓，鄙視此道。景純卜筮占運，考往知來，勝過京管，超越梓竈。然而於當世官職卑微，禮遇淡薄，寄托《客傲》抒發情懷，這也是得道知術而成負擔。至乎宇宙萬變，上天賦命，吉凶長短，定於時機。雖然卜筮有時靈通，而巫術難以依靠。命之所在，必定無差，若能居常道以待終，靜心志而聽命，何至於銜刀披髮，在幽暗之處污穢之所遑遑獨祭呢！晚年仗義而進忠言，未能制止王敦之亂；當初慚言因智免禍，最終死於“山宗”之謀。這是仲尼所謂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，悲哀！稚川束髮從師，直至年老仍不知疲倦。綴輯典籍奇聞，總括百代之遺編；綜理仙界傳說，窮究九丹秘術。辭虛名而棄雜藝，輕視財寶而珍惜分寸光陰，德行馳游栖守本真，超然物外。保全生命之道，這樣或許最好。

贊曰：景純通靈秀逸，常振宏才。沉研鳥書，洞曉龜卜。未能平定國難，反至遇禍。稚川優雅博學，貧而樂道。文章宏逸，垂範百世。